

纖維與共——記那些將眾人牽起的纖維公共藝術

Fiber Public Art Works that Put Everybody Together

文／賴佩君 Lai Pei-chun（自由撰稿人）
圖／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公共藝術從屬於當代建築和都市環境，為堅硬的水泥世界提供些柔軟與顏色，並具備屬於眾人的特質，但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實行多年，狀況其實反其道而行。近年來有幾件突破現有公共藝術的作品誕生，未必堅固，氣質更為柔軟，它根源於工藝技術，納入了許多人的思想及力量，更切合「公共藝術」的深層意義。

Public art according to many people is made to enrich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environment, adding some tenderness and colors into the hard and overwhelming concrete jungle. It belongs to the public. A few years after the guidelines for installation of public art came into force; however, it has gone the totally opposite way. A couple of pieces in recent years have changed how people look at public art. Rather than firm and strong, they are softer and based on craft skills. Involving the thoughts and power of many people, they are the quintessential manifestation of public art.

1998年，「公共藝術」四個字正式地走入臺灣，當年頒布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了公共藝術的身分，明文寫下它從屬於當代建築和都市環境的地位。至少在初階的想像中，它像是被賦予在堅硬的水泥世界裡，提供一些柔軟與顏色的工作，而且應該要有某種能屬於眾人的特質。

但多年後，我們綜觀公共藝術的發展，會發現狀況其實反其道而行。我們擁有的公共藝術，通常大型（易於看見、成為重要地標）、堅固（可讓人頻繁碰觸，但也顯得死板）、不易變形（才能耐用多年），且大多是單一藝術家的作品。不過近年來有幾件在想法與視野上都突破現有公共藝術的作品誕生，它未必堅固，氣質更為柔軟，它根源於工藝技術，但不是藝術家個人的武斷，而是納入了許多人的思想及力量，雖然因此可能需要大量的溝通和工作時間，但也因此似乎更能切合「公共藝術」的深層意義。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一人巧思，眾人成就

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的淵源，要從1958年位於南



小林順子的〈旋貝的呼吸〉欄杆與中央光體相互呼應，營造出空間獨特的情調（圖／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投的長春棉紙關係企業說起；當時的南投埔里紙業興盛，品質優良，常有外國人來此挑選紙材，而長春棉紙的老闆陳樹火，理解紙材有重要的文化價值，但他也發現臺灣並沒有專門研究和展示紙文化的機構，因此「成立一個紙材博物館」的想法因此萌生。不料這個願望還未實現，陳樹火夫婦便在1990年的空難喪生，他們的兒女繼承遺願，在1995年順利成立了「樹火紀念紙博物館」，年年辦理展覽、課程及各種合作計畫，推

廣紙的文化，也邀約藝術家使用紙材來創作。

擅長手工紙的日本藝術家小林順子，正是他們最佳的合作對象。喜歡手工紙柔軟、會呼吸的特性，手工抄紙、製作的過程，更是讓每次的成品都有些許不同。小林順子曾在大阪藝術大學修習平面設計，她偏好使用紙材、布料等不同的輕薄材料，來營造空間與光線的變化。

〈旋貝的呼吸〉：將海風吹入公部門

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與日本藝術家小林順子合作多年，成就了好幾件美麗的作品。2012年即以〈旋貝的呼吸〉入圍臺灣公共藝術獎，之後她也創作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紙幕作品〈水之即景〉，位於國家戲劇院一樓大廳，不只見其功力深厚，也集結了眾人之手。

小林順子以手工紙為基礎的公共藝術作品，在臺灣嚴肅的公部門空間中，每每成為該處最溫柔的一道風景，尤以位於北區國稅局大廳的作品〈旋貝的呼吸〉為最。身為一件與金錢有關，從外表到內涵，處處都以「金錢」為線索的作品，它卻能保有小林順子作品一貫的柔軟親人，而且氣質高雅，簡直像是個奇蹟。

〈旋貝的呼吸〉造型取材自貝類的弧線，這是有理由的。遠古時代，「貝」曾被作為貨幣使用，同時它也暗示著海洋，納百川的特色正符合稅務機構的特徵；它以手工楮紙為材質，而「楮」這種在東亞常見的植物，其外皮製成的紙，是中國宋代以來紙幣的材料；「金錢」的概念，又再度隱微地融入了材質的選擇之中。柔軟的紙捲線



小林順子 水之即景（圖／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條，並不將外型整個充滿，而是適度地留空，讓風透入，內部裝置的燈光也能透出自然的纖維色彩及鏤空感，使作品顯得更加輕盈，置於環形的大廳中，整個空間像充滿自然的海風。〈旋貝的呼吸〉並不是單純模擬某種貝類的外型而已，小林順子拉長了貝類螺旋的內部空間，吊起像是襲捲而上的風，金錢不再只是金錢，而是經由聚集、堆疊，成就更好的繁榮社會，將稅務機構的責任及願景具象化，向上的流轉線條兼具美感與內涵，還能完美符合風水的要求，這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水之即景〉：會呼吸與變色的山巒

國家戲劇院的一樓大廳，形式古典，顏色札實，無論從外觀或象徵意義

上，都很「重」，充滿了尊貴氣息，但小林順子想要的，是以手工紙柔軟的氣質，為空間帶來「輕」感的新鮮空氣，緩和厚重感。她創作了〈水之即景〉，選擇了大自然的碧綠色調，回應戲劇院大廳另一端的植生牆。植生牆的綠意，就像是具體的、充滿生命力的「山」之形象，為此，小林順子選擇用「水」來對話，但不執著於水流形態的描繪，而是利用手工紙本身的抽象感和輕巧的質地來表現。

水色的變化無窮無盡，小林順子選擇了5種基調及27種色彩變化來呈現。為了能更細膩地表現出顏色，她精心研究了色漿調配與紙的乾溼程度等，同時也持續了解國家戲劇院一樓大廳的環境條件，不斷地重覆測試最適合



小林順子 水之即景（圖／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小林順子 水之即景（圖／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的顏色。這件作品總共經過了七道工序：基底、落雨情境、上色、再一次的落雨情境、添入水滴效果、加薄紙固定、灑上銀箔，最後再上一層薄紙固定。各種細微變化的青色，帶來水氣般的清涼，間以無法透光的銀箔，製造出光線錯落的效果之外，也呼應著國家戲劇院殿堂本身的華貴感。

〈水之即景〉這麼大尺幅的作品，她自然並非獨力完成，而是集結20人團隊的力量。為了抄出20公尺長的大紙，她訂製了抄紙簾，由眾人一起同時進行抄紙；在作品最後階段，將紙簾吊掛上牆的時候，也依靠20個人彼此力道的均衡，一不小心就會撕裂。這件作品屢屢考驗著所有人的功力和默契。

紙教堂Paper Dome：來自遠方的災後重建祝福

2008年1月25日，超過一千位來自臺灣各地的人們，齊聚在南投埔里，見證一座新教堂的重建，之所以說是重建，是因為這是一座可以被拆解重組的「紙」教堂，它原本位於日本神戶，拆解後的紙材料被運到臺灣，重新組裝，在新的地方延續新的使命。這場「千人立柱」活動，便是這座教堂重新動工的儀式，一根根的紙管傳遞過一雙雙手，沐浴在臺灣與日本兩地的祝福之中，埔里守城聚落噶哈巫平埔族長老們的歌聲吟唱著，來自日本神戶的神田裕神父也依天主教的儀式給予祝福。

這座紙做的「環保」教堂Paper Dome，由日本建築師坂茂所設計，現在的他已是知名建築師，以採用各種不同造型的紙材來建造臨時建築而知名。這座教堂首建於1995年，是他第一次使用紙管所完成的作品。根據他2013年在TED的演講，他很早就傾向使用可以重覆使用及回收的材料來

當建材，而且自己的建築能為社會盡上什麼心力，是他時時在反省思考的內容。

時間回到1995年，Paper Dome的初生之年，坂茂看到在阪神大地震中受災的居民們，於是帶著紙管和一群義工，前往神戶的鷹取建造臨時居所。由於建材輕巧又能拆解，特別適合災後地區，做為等待永久建物重建之前臨時使用的空間。由於鷹取當地的教會也在地震中燒毀，坂茂向當地的神父神田裕建議以紙管重建教堂，做為居民信仰及社區營造的場所，為了說服神父，坂茂甚至擔起了募集1000萬建造基金及義工招募的工作。

這座紙教堂是由長5公尺、直徑33公分、厚度15公釐的58根紙管支撐起來的，外表則是玻璃纖維浪板組成。看似由輕巧又不耐久的材料組成，但它一路陪伴了居民10年的時間，教堂也早已不僅是教堂，它逐漸成為當地的活動重心，各種援助力量也在此集結，成為法人團體「鷹取社區中心」的基地，關懷居民，連結社區。



紙教堂千人立柱活動（圖／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紙教堂蝴蝶風起（圖／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紙教堂921地震十週年紀念演唱會
（圖／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由大地震牽起的臺日友誼

1999年的9月21日，大地震給了臺灣一記重擊，尤其是中部地區，災情慘重，亟需重建。此時來自日本神戶的義工們，帶著豐富的災後重建經驗來到埔里，一起工作，牽起了雙方的友誼。

2005年，阪神地震10周年，神戶鷹取地區有了新的永久教堂建築，Paper Dome即將功成身退。當時正在進行埔里重建的新故鄉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得知此事，便詢問能不能將Paper Dome搬到臺灣，在埔里再次發揮它的功能，協助第二個震災地區，凝聚居民的精神和力量。為此，日本成立了Paper Dome臺灣再生計畫執行委員會，連同鷹取社區中心以

及野田北部社造協議會等，一同為成就Paper Dome的新旅程，籌措了一筆資金，這又是一次日本人珍貴友誼的展現。拆解工作非常有計畫也很有效率，五個工作天便完成，從神戶港出海，搭乘「國家號」貨櫃船來到臺灣。

現在的紙教堂，已是桃米社區的精神重心，陪伴著重建的任務，也是訪客到埔里必定參觀的重要景點。每根柱子都留著眾人的手印，不只是在千人立柱時到達現場幫忙的人們，也包含了遠自日本友人的心意，建築師體貼災民所付出的巧思，還有為此奔走、籌措資金，以及實際協助重建工作的許多人，從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點，彼此合作著。

以上三個案例，我們可以看見工藝技法為基礎的大型公共藝術作品是如何誕生，過程十分複雜，且每個案例都不同。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又要保存工藝的特質，更多人的參與似乎成為必然，滿溢的手作溫度，也在最後的作品中歷歷可見，似乎為「公共藝術」的公共層面應如何達成，給出了一個新鮮的答案。🌱